



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

观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

□李艳霞



文私塾,为当地华裔儿童讲授汉字国学,让中华文脉在异域落地生根。

谢南枝从中文私塾中受益匪浅,在危难时得到郑木生的相救。为报答此恩,在郑木生意外去世后,谢南枝仍以木生之名,用十八年的漫长时间,为阿嬷传递上百封侨批,那些侨批悄无声息地慰藉着独守故园的叶淑柔一家。那些侨批是对传道兴文的敬畏,是知恩报德的品格,更是对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中华传统美德的诠释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如此朴实无华,浑然天成,如一汪清泉,涓涓滋养人心。通过电影不难理解,侨批绝不仅仅是以文字寄相思和哀愁,也托载着游子用节衣缩食积攒下的微薄积蓄,撑起家人的烟火日常,挑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担当。所以,侨批是信、是物、是银两,是乡愁,是华侨精神,更是国人的道德操守。

半生已过,日月蹉跎,郑木生远渡南洋、归期渺茫,侨眷叶淑柔守着家园、静待归人。靠着一封封侨批、一笔笔汇款支撑清贫日子,忍受青灯孤伴、冷月浅照,却从不抱怨诉苦,而是温柔持家,日夜牵挂丈夫木生,盼望着亲人的归期,尽显中华女性的风骨。回顾丈夫郑木生的半生沧桑,同样令人赞叹不已。他在南洋漂泊,吃尽了奔波的苦,受尽生活的累,竭力为家庭扛起重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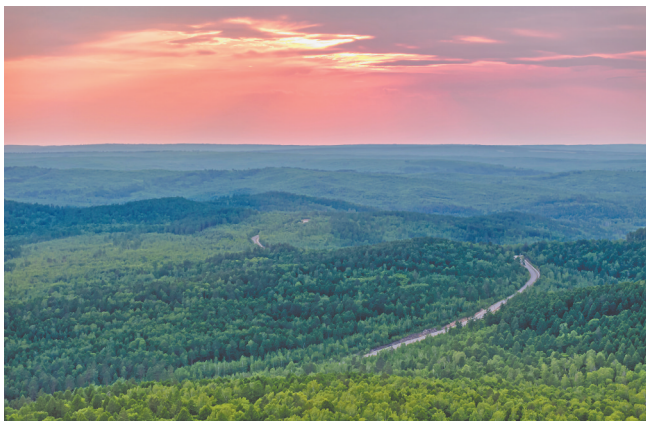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种艰难处境下,还能铭记华夏本源性、传承华语教育的责任。他笃定:“学习中国字,就能教会孩子怎么样做好一个中国人。”这种精神,是海外侨胞刻入血脉的文化信仰,是跨越山海的家园情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谢南枝在危难之时受郑木生相救,此恩让她铭记于心,在郑木生猝然离世后,仍念及故土日夜苦等的孤寡。提笔代写书信,一写就是十八年,坚持不懈地寄送家书、支付生活费。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,都在用言行诠释着中华传统美德。正是这种美德融入烟火日常,润染岁月人心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。

一纸侨批牵山海,一缕国风贯古今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百年侨批文化,传颂中华传统美德,它撑起了华夏的精神风骨,也连接起人间的信义与温情。

赴一场林海之约

□一歌



陈一铭摄影作品《林海》

王则双手抱着自己的短袖小衫毅然走下车去,大有苦战寒风的壮士气概。怎奈云雾太大,既不能远眺林海,也不能近观山色,只好悻悻而归。虽心有不甘,但只能下山了。车开了不到200米,通过倒车镜,我感觉后边的树木逐渐变得清晰了一些,于是掉头,重新开到观岭台附近。此时,云雾已变得稀薄,山上山下的景色可尽收眼底。仅仅十多分钟,我们体验了一次风云变幻,享受了一次天助的旅行。大箐山顶是一片开阔的平地,没有险峰,也几乎找不到制高点。山上的树以云杉、岳桦为主,也有白松、风桦等小兴安岭常见的树种。站在观岭台,感受群山连绵,松涛浩渺,让人产生大喊一声的冲动,喊声过后,隐约的回声渐渐消逝,一切归于平静,连自己的心都归于更深的平静。

返程时,我们仍觉意犹未尽。北山公园显然已成为伊春这座城市的地标,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;五道库则是小兴安岭深处的写照,虽鲜有游客,却也景色别致,更具自然品位;金山鹿苑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人与自然亲近的桥梁,是带孩子度假的首选之地;大箐山如梦如幻,气势磅礴,是遥望小兴安岭林海的大平台。

在伊春,比这些地方更具名气的景点比比皆是,但游览了这些地方,我们十分欣慰,甚至兴奋不已。抵达,是一种情感的满足,而通过和大自然的紧密接触,从而使自己的内心更豁达,更洁净,则是一种广阔与深邃的境界。

弦音漫过松花江

□沈春泉

剧界最高荣誉梅花奖得主),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戏曲在龙江大地传承创新的蓬勃生机!

百年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上,音符随脚步轻轻跳跃,步行街的晚风,都裹着悦耳的韵律,拂过每一个行人的肩头;城市的大小广场,社区的街巷深处,一支支民间音乐团队轻弹浅唱、器乐合奏,没有华丽的舞台,没有刻意的雕琢,人人都是乐者,处处皆是乐章,音乐融入市井烟火,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浪漫。音符满街飘,旋律处处绕,音乐早已不再是舞台上的专属,而是哈尔滨人日常的呼吸与陪伴。

每一个盛夏,防洪纪念塔广场人声鼎沸,乐声飞扬,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如约而至,成为全城共赴的音乐狂欢。经典与流行碰撞,民族与国际交融,万千乐迷齐聚江畔,在歌声中相拥,在旋律中沉醉,用音乐传递热爱,用旋律凝聚温情。遇见哈尔滨,便是遇见一场涤荡心灵的音乐盛宴。从经典老歌的深情传唱,到专业场馆的恢弘演奏;从本土音乐人的诗意吟唱,到街头巷尾的随性欢歌;从国际盛会的万众欢腾,到社区院落的温情小调,音乐与城市共生,旋律与岁月同行,情怀与热爱相伴。

这就是哈尔滨,一座被音乐温柔拥抱、被旋律深深滋养的城市,一座名副其实、当之无愧的音乐之城。松花江碧水不息,冰城乐声久久不止,时光流转,情怀永恒,在音符的舞动中,这座北方名城,正以音乐为翼,向着更辽阔的远方,展翅翱翔,续写永不落幕的音乐传奇。

“苦夏”的日子

□赵富

我的家乡老屯,是松嫩平原腹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。每到初夏,黑油油的田垄刚刚翻耕过,地头上泛出浅浅的青草,风里裹着泥土的清新味,还有一股挥之不散的人间苦香——这便是农家青黄不接的日子——“苦夏”。

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当时节迈进冬天的门槛,每户人家都挖个菜窖,贮藏一些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这是一冬天吃的菜,待到春天,窖里的菜早已见底,一大缸酸菜也剩不了几个了。往往这个季节,没啥菜可吃,只能就着咸菜条子吃饭。当院的小菜园子,细弱的嫩芽刚拱出头。冬天的菜吃光了,新种的菜还没下来,庄稼人只有熬着这漫长的“苦夏”。

那时我不过也就十来岁,总愿趴在自家菜园的杈子旁,盯着地里的小菜苗发呆。小白菜、小生菜、小油菜都刚放几个叶,离能吃还需待一些时日,妈妈总

说:“再等等,再晒几日太阳,下几场春雨,就能吃了。”可我等不及,饭桌上顿顿咸菜就玉米面饼子,吃得嘴里寡淡得发苦,连胃口都没了。每每扒拉着碗里的饭,望着窗外空旷的小菜园,心里满是对一把青菜的执念。

天下最懂儿女的是母亲。妈妈看出我的心思,便领我去北校园边挖野菜。刚冒出几个叶的婆婆丁,是青黄不接时节唯一的鲜味儿。我跟在妈妈身后,蹲在湿润的泥土里,用小刀片小心翼翼地挖着,指尖沾着黑土,眼里满是欢喜。挖回来的婆婆丁,用清水洗干净,蘸上一点大酱,便是餐桌上最珍贵的青菜,人口带着淡淡的苦涩,却藏着“苦夏”里独有的清鲜。

临近中午时分,我们已经挖了半筐,便捧着婆婆丁满载而归。初夏的风变得温热起来,我坐在自家的菜园边,和妈妈一边择着婆婆丁,一边看着小菜园。小菜园子里稚嫩的菜苗迎着风,



张蕊摄影作品《大兴安岭的绿意》